

辑一

家，
是用稿纸糊起来的

朝阳庭花闻儿语

翻开二十年前父亲母亲以我的口气记下的一本厚厚的日记，那时父亲不到三十，是陆军官校教育处上尉绘图官，母亲年方二十一，在救国团做事。我边读边笑起来，哪管窗外的莫瑞台风豪雨如注，那日记上二十年前的字迹历历，质粗泛黄的纸张与时间的气味，我清楚的见到一位清癯的青年，他是年轻的丈夫和父亲，对于文学抱着这样严正虔敬的心情，和他的对于国事时局的忧愤，令我想起五四时候的新文学，虽然幼稚，但是那样清新、纯直、诚心，使人兴发，“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而更因为是我的父亲，好意和宽容中竟是酸

酸的泪意了。

日记打开，扉页上贴着一小块剪报，恭录如下：

脱离家庭关系：为满法定婚姻年龄屡向父母请求婚事终被置之不理现为进行婚姻自由而求终身幸福外出自立自登报之日起不再接受执法干涉刘惠美

父亲于扉页上题道：创造自由幸福的启始——我们的文献。这题句我看了吃惊发笑，以为是段英译文字。另有本照相簿，第一页用蘸水钢笔蘸白颜料，画了一个十字架、圣诞叶和小果果，和一位长着翅膀的小天使，写道：

我们的小阿咕，今天把你奉献给上帝了，“我儿，上帝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创世纪卅——30，父亲赠于一九五六年圣诞节，并贺你四个月

啊，这是父亲写的么？我当做是《战争与和平》里，皮耶写给他与娜塔莎的孩子的。

日记开始以我的观点写着：天刚亮，大大（父亲似乎喜欢我这么称呼他，因为他是这样称呼祖父的，而且妈妈也经

常这样喊他)亲了妈妈,便急促的去找助产士了……这时是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零时四十一分,我立刻哭了,睁大了眼睛,我看到了和我挨得最近的大大,他的眼眶里溢着泪。接着我并没哭上多久,就为那些我从不曾见过的事物吸引了,大大第一个抱我,第二个是吴维静阿姨,第三个裴书礼伯伯,我的体重是三公斤三……后来妈妈和大大就商量,本来起的是幼宁(男孩子)幼浪(女孩子),那是根据他们俩的笔名……

我问父亲那时母亲的笔名唤做什么,父亲说叫流浪,闻言大笑。那时父母亲年轻的梦是有朝一日回到大陆时,两人要到大西北草原垦荒去,还与彩华叔叔三人想着有一天能办一份杂志,就叫做拓荒吧。父亲写着,尹伯伯来信,说英法以色列等进兵埃及,以及匈牙利抗俄运动的战火点燃了。尹伯伯说:“盼望大家最喜爱的凤子,能够早一天喝到西北大草原上大花奶牛的甜汁!”啊,多兴奋呢!总是会使人兴奋的尹伯伯,我该叫他做兴奋伯伯!

很糟的是,大大一面在写《火车上》短篇小说应征中央妇女工作会的征文,一面包绘一家出版商的儿童蜡笔画教材,结果都因我的诞生而放弃了。此处是母亲的笔迹:这些日子有时妈妈很不安,因为生活太匆忙了。她说同样的家事,女人做来倒没什么,换上男人,就显得非常忙乱和不正

常了。我看得很清楚，只要大大屋里屋外的团团转，她便感到悲哀，只要她不能看到大大坐在他的书桌前，点起他的香烟，然后想或写他的东西，那末妈妈便要感到一切都不正常而紊乱了。她不愿为了我的来临使大大的笔尖生锈，而我，又何尝不呢！

仍是母亲的字：台风带来本年度第一次的倾盆大雨，大大无法上班了，窝居在家，疯狂的雨声中，我看见他们一面整理以前的信件，一面又回味着他们从认识到结婚的过程。中午他们很简单的打发了午餐，便对坐在火炉旁边烤尿布了。红通通的炭火和他们谈不尽的话中，我好像尝到了大大老家冰雪的冬天里火炉旁的安适和温暖。然而妈妈说：“记得史蒂芬生说过，火炉旁的温暖舒适，会使一个男人的雄心缩萎掉的。”大大笑了笑，没讲什么。晚上，火炉旁边妈妈听着大大诵读他的中篇《山盟》。大大低沉的声音，和门外的雨声，把我同妈妈带进了那深邃幽美的故事里去了。末了，妈妈摸了摸我的头和大大说：“宝宝将由你感到骄傲的。”

但我要笑父亲的。那时候的父亲真是太“五四”了，而从抗战里走过来的父亲，又几乎不能免于三十年代的，有这么一段道：傍晚，妈妈抱着我和大大在糖厂小火车站一带散步，好美的秋天黄昏，可是什么叫做美呢？邻家的一个小朋友

友比我还小，可能还没有满月，却绑在他妈妈的背上，他的妈妈在割青草，挑那么沉重的一担子草，小朋友歪着可怜的小脑袋睡熟在妈妈的背上。读至此，我心想演绎下去要变成阶级意识了，再往下读：啊，我是够幸福了，可是怎样才能把我的幸福分给这位小朋友呢？等我长大了罢，我现在是个只会享福的傻孩子。到底父亲厉害，半途回转了来，而下面却是十月二十九日礼拜一，妈妈和大大去看电影，《太太从军》。噫呀，原来还是一对贪玩的少年夫妻。

父亲写着：大大跟妈妈真可笑，每当我哭得厉害了，大大就说：“我们商量一下好罢，咱们都是见过世面的……好，你不依，我就把你送去旧衣铺里去烫破裤子了。”妈妈却说：“你哭，你再哭我就永远不带你回外公家骑大狗了。”日耳曼种的大狼狗我不稀罕，我要它跟在我后头的是西藏大獒犬。至于烫破裤子，天啊，是否每个不称心的孩子都将给送进旧衣铺里？

大大休假，我们父女俩又比赛睡觉了。醒来大大换好了尿布同我谈心。大大告诉我，我们朱家的事，从高祖父时代的大家庭以及煊赫的家势，而曾祖父时代的家道如何倾覆，而祖父如何赤手空拳重建了那番家业，以及童年时代的家庭，和后来怎样的毁于日本军阀的侵略……真是一个代表近百年

来的中国史呢。怨不得大大日日夜夜在苦思深想，如何去写他的长篇《潮流》。

自彼时至今，《潮流》还未动笔，中途曾经改名为《倾国倾城》，又改为《华太平家史》，一度要开笔，书桌墙上挂的是家史的年表和人物表，喝，比荣宁两府规模还大哩。张爱玲说：“《铁浆》这样富于乡土气氛，与大家不大知道的我们的民族性，例如像战国时代的血性，在我看来是多数国人失去的错过的一切。”父亲那样强大的文章，而以和平出之。台灯下案上伏着的一头白发，数十年如一日。记得小学时每回开学发新书买簿子，我最爱吃过了晚饭，一叠抱到父亲书桌上，要父亲用美术字或隶书字体，一本一本写上名字、学号、班别、年级，我趴在桌沿看着父亲手下写出的一笔一划，只觉得伟大极了。小学二年级缴图书周记，下半面的文字我记，上半面的图画则都是父亲替我来画，有一次我写到：“爸爸昨天去金门，因为海浪太大，船快翻了，还好有人拉住绳子，才没有翻。”父亲母亲看了笑，但仍是画了一只四层高的军舰，舰上飘着国旗。

我至今记得父亲把我抱在膝上背诵的《古诗十九首》和《琵琶行》。之前的，则是记忆记不得，而生命里记得的。日记写着：大大感冒了，请假在家休养，晚上妈妈同疤子叔叔

去看《风云儿女》，大大也没去，在家里讲故事给我听。大大每讲完一个故事，就要我再讲一遍，我能用仅会的一点言语和手势把大大讲的故事再凌乱的讲一遍呢。有了天心妹妹时，大大教我唱：“好妹妹，不分离，在天上，鸟一比，在地上，保护你，你要往东我不往西……”我已经学会了前四句，但是没有调子可言。其实我还会说“我”，也不懂“我”是什么意思，我总以“宝宝”代替，没有人教，我自己发明的。大大休假在家，宝宝就不寂寞了，清晨带我骑车去买菜，我看到很多的麻雀，大大教我学它们叫“唧唧喳喳！唧唧喳喳！”回到家，大大又骑单车去买竹子，拖回来，就开始做大门，我给大大帮忙，替他拿钉子。大大带我在稻田里散步，给我讲稻子是怎样结谷子，谷子是怎样打出做饭的米，我的问题也渐渐多了，我说，怎么米米是草草呢？

我也非常惊喜的发现这样的记载：大大完成了《生活线下》决定寄去联合副刊，他很希望由张英超为他做插图，六月十六日寄出，七月七日刊登，果然是张英超的插图。十二月一日《联合报》的编辑林海音给大大来信，非常推崇他的《生活线下》和《偶》，跟他商量为《联合报》副刊写长篇连载，并为文星写短篇。其实大大说：“我真不要这么多的市场，我写不了多少东西的。”

而父亲一直写，写到今天，比他所预想的更多，更久，更长。我在第八十五天的日记记着：昨天晚上很好玩，翁妈妈抱着我，大大同妈妈谈话，我盯着大大的后脑勺，看那上面的白头发，大大忽然回过头来，发现到我在傻看着他，便说：“嘿，傻丫头！”我笑了，笑得嘿嘿呵呵响，把大大和妈妈惹得笑做一团。正是——爸爸的白发不是老。

一九八一年七月

宝 宝

两岁的时候还不懂得用代名词，比如，从来不懂得说“我”，只会说“宝宝”。我跟大大要扇子，就说：“宝宝要扇子。”

宝宝很丢脸，撒了尿在裤子里，大大罚我在自己的小床上，光着屁股坐在被窝里。要说我不懂事吗，妈咪说我讲话跟大人一样，早晨大大上班来不及吃早饭，妈咪买了一把撒子让大大带到班上去吃馒头。我看见妈咪用纸包撒子，就质问妈咪：“撒子不给宝宝吃呀？”那口气就像责备妈咪做错了一件大事。

还有，晚上做千层油饼吃，他们做好了，放在床上，用纱罩盖住。我正饿得很哩，也不管，掀开纱罩正预备拿一块吃，让大大看到了，挨了骂。恰巧不一会儿大大出去了，这是好机会，我赶快的拿开纱罩，取了一块出来，好香！就伏在床边上吃了，快要吃完了才被他们发现，结果并没有挨骂，反而一家人笑得不得了，说宝宝自己可以求生活了。宝宝还不知道“求生活”是什么意思。他们问我：“大大最喜欢哪一个？”我说：“最喜欢妈咪。”他们问我：“办公伯伯最喜欢哪一个？”我说：“最喜欢办公阿姨。”他们又问我：“隔壁伯伯最喜欢哪一个？”我说：“最喜欢隔壁阿姨。”他们就笑起来，说宝宝是小鬼精灵。

一九八三年三月

两岁

记忆里许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可笑。小时候照顾我的翁妈妈今已不在人世，在我第二百六十九天的日记，父亲这么记录着：

翁妈妈是疼爱我的，可惜她疼爱错了，反而害了我。这几天，我闲着的时候，就想吃零嘴，她就买糖或橄榄给我吃。吃过了，只拼命想喝水，把肚子胀得老大，吃饭的时候就不想吃。接连几天都这样，今天父母俩便开始整我了，索性不准我吃饭，要好生饿我一饿。翁妈妈这才发现她做错了，气得坐在院子里不作声（她生起气来就是那个样子）。后来父母

亲在屋子里给妹妹洗澡澡，翁妈妈就趁机会偷偷盛了饭喂我，可是还是让爸爸发现了，把饭碗夺了过去，非坚持好生饿饿我不可。真倒楣，晚饭是没有吃成。

后来爸爸带我到风铃树下看虫虫——一种没有壳的蜗牛，妈妈顶害怕的东西——我发现隔壁阿姨在吃面条，我真想吃，可是知道爸爸一定不准许，就招手要阿姨来看虫虫，我想，阿姨只要过来我们家，一定会请我吃的。但阿姨只隔着篱笆看看，并不过来。后来我就跟爸爸表示，我到阿姨家去，告诉她虫虫的事，爸爸答应了，但我并不显出太高兴，慢慢装着很沉着的样子，怕被看出来。我就告诉阿姨，虫虫是怎么爬的，虫虫很可怕，说着，阿姨真的就喂我面条了。不幸只吃了一口，就被爸爸发现了，又给拖回家来。唉，翁妈妈呀，你害死了我。

一九八一年八月

山花红

妈妈喜欢白茶花，冬天院子里的茶花开时，妈妈每天剪一枝两枝来插，客人离去妈妈也要剪一枝相赠，不管人家是男生，爱不爱花，都赠。因为她自己喜欢，好像全天下的人理所当然都应该喜欢。古人惜花、爱花，于园中纫红丝为绳，密缀金铃系于花梢之上，每日鸟鹊翔集，就令园吏掣铃索以惊之。我的妈妈却拿剪子，喀嚓！喀嚓！叫我在旁心惊胆跳，发觉白茶花的端凝气质，都叫妈妈的热闹性情破法啦。

我一岁的时候，妈妈曾以我的口气记下厚厚一本的日记，当时的妈妈比我现在还小五岁，年轻的人妻、人母，其

实还是救国团下班回来会在院子泥地上赤了脚玩跳绳的大孩子，妈妈这样写着：

大大又开始上班了，家里剩下妈咪和我，为不使妈咪感到寂寞，我做了很多的怪相来逗她，结果妈咪笑了，说我是她的丑丫头，小老头，歪头盔和歪小妞。

妈咪好热又好急，听见她说：“天啊，只要允许我扇扇子，给我一杯冰的柠檬水，我简直什么都可以牺牲！”已是不只一次了，这使我遗憾的感到实在不应该在这么一个大热天来到世上，不过我可能也将跟妈咪一样好热好急，因为你瞧，我的脸上、脖子和臂弯里已长满痱子了。

哦，那是多么奇异的事，我居然也会做梦了，尽管那只是一片毫无次序和明确的形象，然而已足够使我脸上的表情成为大大和妈妈的笑柄了。

很乖的睡了一整天，下午大大休假，又为我画了一张歪头盔的侧脸像。大大曾是很爱画画的，可是多年来他不再有那种心绪了，我真愿意我的来临能复燃起大大心灵里那艺术的火焰。

晚上大大独自一人去看《暴雨晴天》，这要算是第一次，由于我，大大和妈咪将不能再一块儿欣赏电影了。我同妈咪躺在床上听雨唱歌，雨越下越大，没有人给大大送雨衣，他

怎么回来呢！

脐带掉了，助产士嘱咐妈咪把它保存好，妈咪说要珍藏起来，好让我有一天可以把它赠送给我心爱的人。也许有人觉得很可笑，但妈咪认为对自己所钟爱的人，即使是一束头发也是珍贵的。然而多遥远可笑的事儿呀——我心爱的人！我想妈咪简直太罗曼蒂克了。

妈咪被允许可以轻轻地扇扇子了，我听见她高兴地说：“我的天，助产士没有比今天更讨喜可爱了！”

助产士最后一次来替我洗澡，不，是来看妈咪的实习，因为她必须学会替她的孩子洗澡。我可怜的母亲，自从上次助产士告诉她今天必须由她做给助产士看的时候开始，便发愁了，甚至紧张得做起梦来。妈咪没能够像挥动球拍那样熟练的运用我的洗澡毛巾，可以说，她是毛手毛脚的。我真相信要不是助产士在旁督导和协助，妈咪一定把我扔到水里，嘴里灌满肥皂水了。

表婶带二表哥来看我，表婶说我猛一看像大大，细看起来又像妈咪。我真高兴，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说我像大大，大大再不能拿妈妈开玩笑了：“嘿！没一处像我，真可疑哟。”

火星距离地球最近的日子，肉眼可以看得见，可惜我不能出去看，大大同妈咪都出去看了。很美，很大，红红的像